

群众出版社

荣誉

(苏) 格里戈里·麦登斯基 著



PA
R813.1
23316

荣 誉

(苏)格里戈里·麦登斯基 著



~~23316~~

群众出版社

23316 二年·北京

ЧЕСТЬ

Григорий Мелынский

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荣 誉

(苏) 格里戈里·麦登斯基著

栗周熊 李文厚 译
家 云 放 玉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407千字 插页2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67·256 定价: 1.55元

印数: 00001—85000册

译 者 的 话

《荣誉》是苏联著名作家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麦登斯基（《青春》杂志编委）发表于1959年的小说。这部作品围绕九年级学生安东的堕落、犯罪、受审、劳改、自新，在读者面前展开了苏联五十年代末青年教育的重要侧面。小说写得朴实自然，细致入微，既富有曲折迂回的戏剧性，又兼有深入浅出的哲理性；既以主人公安东性格发展为主线，着力描写了一个普通家庭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怅惘、彷徨、挫折、不幸、沉沦、改悔的具体情景，同时又尖锐地提出如何教育青年一代，怎样挽救失足青年这一严肃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通过诸多不同环境、不同教养、不同命运人物形象的刻画，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一个青年被流氓集团拉下水，犯罪、被捕、判刑，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人们议论纷纷，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作案的恶劣情节，造成的危害，犯罪分子的肆虐猖獗，惩处打击的必要等等，而细心的作家却没有停留在诸如此类的议论之中，他悄悄地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深处，透过犯罪现象，剖析了肇事者成长的社会环境，学校、亲属、幼儿园、大杂院……尤其家庭对孩子溺爱、娇惯，造成孩子撒娇、放肆，处处以我为中心的性格；对孩子百般照顾，全力满足孩子的物质享受，使之养成消极、依赖习惯，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和对事物的分辨能力；父母只顾自己享乐，对孩子冷漠置之，促成孩子孤僻、淡漠，或惹事生非，或向社会寻求“温暖”，

结果为坏人所利用。本书主人公安东的家庭环境就是造成他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安东年幼时父母离婚，母亲追求虚荣，到国外去寻求个人幸福，把安东留给外祖母教养。母亲回国后再嫁，继父是个一心向上爬的势利小人，对安东毫不关心，只有虚伪的道德说教和讽刺挖苦。在学校里，安东被列入成绩不好、性情孤傲、没有集体观念、难以教育的坏学生的名单，遭到一些教师的歧视和同学的疏远。他心中偶尔燃起的积极向上的火苗，往往被周围的嘲弄、耻笑、不信任的冷水浇灭。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需要温暖、关怀，当家庭、学校、亲属都不能使他感到温暖时，少年人的强烈好奇心、轻信、讲义气、碰运气的心理，就成了流氓集团引他上钩的沃壤。他开始同流氓集团外围的孩子交往，因破坏电影院的秩序被公安局拘留，“哥儿们”对他的豪勇大为称赞，而校长却因他毁了学校的荣誉而恼火，立刻向全校广播他的丑行，施加压力，进行批判。内心感到极度压抑、郁闷的安东，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怅惘、彷徨。正在这时，流氓集团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他被引到流氓窝里饮酒作乐，一个女流氓乘机勾引他鬼混。从此，安东不仅为别人窝藏、转移赃物，而且参加了流氓集团在公园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当他看到受害者扭歪的脸，听到凄惨的嘶喊时，良心受到谴责，他想退缩，洗手不干。然而，“哥儿们”可不是好惹的，他们找上门来威逼他再干。无奈之下，安东弃家出逃，到远方一个城市去寻找亲生父亲，想求他帮助找一隅安身之地，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痕。善良又无社会地位的父亲十分同情安东的处境，但他已另娶妻子，组成家庭，“身不由己”了。继母猛施压力，断然将安

东从家中赶出来，生父能给予安东的只是几句干瘪的勉慰和几滴凄楚的眼泪。安东悻悻回到继父家中，不久被胁迫在一次凶杀中为凶手望风而被捕。

在对安东量刑轻重的问题上，作家花了较大篇幅，从审判员、检察长、律师的各个角度作了衡量，同时也从家长、亲属、受害者、班主任的态度中进行了阐述。接着，作家试问：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从这个案件的全过程中会得到什么启示呢？一个作家，凝视被告席上少年罪犯被剃光的头和手铐中颤抖的手，联想起孩子从幼儿园私自拿回家的第一个苹果，没有任何正当娱乐活动的大杂院，破烂仓库板棚里百般无聊惹事生非的小伙伴，偏执、粗暴的教师对学生不公平的处分，袒护孩子的家长在民警面前的谎言；当然，也联想到外祖母在孩子幼年讲的赞扬善良勤劳的民间故事，班主任富有辩证法的证词，民警阿姨耐心的教诲以及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女友的期望……

安东被判了三年劳改。一进牢房，新的矛盾、斗争又开始了，一方面是管教员的启发、帮助，较好学员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执迷不悟的“牢友”的威胁。当安东准备坦白交待时，“牢友”暗示他：给自己留条后路，别把事情做绝，否则，总有一天要同他算帐！但安东毕竟是胁从者，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尚不远，他供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为此，他在管教所中受到“牢友”的栽赃，坐了禁闭。但很快栽赃的真相被揭露，安东看到正义力量的强大。后来安东接受了一系列的考验，不仅遵守管教所的制度，而且在管教员的帮助下有意识地培养毅力，树立关心集体的观念。此外，他敢于挺身而出同管教所中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在揭露一场图谋闹事

的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安东被选为被管教人员委员会主席，后被提前解除管教，释放。

小说中较详细地描写了少年管教所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方法，如通过记分方式举行竞赛活动，家长和所方在教育中密切配合等等。作家通过生动感人的形象，提出一些社会学、教育学、犯罪心理学以及道德伦理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对在押的失足者是立足于信任，相信人犯了错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弃旧图新，走上正路，还是固执于“一经失足，终生无救”的形而上学观念呢？是对不同的失足者采取重在表现、区别对待的方针，还是认为一群罪犯，铁板一块，一窝黑，概而论之呢？是尊重失足者的人格，启发其内在的积极因素，鼓励与惩处相结合，还是只相信严惩的威力，动辄施以责罚呢？对获释的失足者，是给予温暖关怀，进行妥善安置，还是冷眼相看，拒之门外，把他推回“哥儿们”的黑窝呢？等等。

评论界有些人把麦登斯基的《荣誉》看作马卡连柯《教育诗》的续篇，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马卡连柯笔下的少年罪犯多是因战乱、饥饿造成，而麦登斯基所写的是五十年代末期和平环境下苏联社会中的少年犯罪问题。他对在平安定条件下少年犯罪产生的根源，防止的途径，管教的方针及办法，获释失足者的安置等社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 一 部

栗周熊 李文厚 译



第 一 章

从学校到家并不远，所以安东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告诉还是不告诉妈妈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不用说，迟早她也会知道的，但还是让她晚些知道为好。不过话又说回来，要告诉就得趁现在，赶在继父回家之前，——安东讨厌他。

安东进屋的时候，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作出很精神的样子，还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但他进屋时把书包扔到沙发上和在屋中间犹疑不决地站了一会儿的神态，没逃过母亲的眼睛，她一眼就看出他出事了。安东还没来得及想好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母亲就已经站在他面前，向他提出最近以来已经习以为常和使他腻烦透了的问题。

“喂……事情怎么样？”

“什么事呀？……没事嘛！”

“你说过薇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要提问你几何。”

“我说过的话太多啦，”安东不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难道你都记住了？……”

“这位老师是怎么搞的？我找她谈谈！”

“你这又是为什么呀？”这时儿子的问话已经含有敌意。

“什么——为什么？……这学期很快就要过一半了，可

你还得二分。”

“这事不用你管！”

“托尼克！”尼娜·帕夫洛夫娜高声说道，“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这又怎么？我一向如此！……你没有必要到那里去！……”

母亲来了个急转身，进了厨房，赌气地在那里把家什弄得叮当响。安东躺倒在沙发上，两眼死死地盯住天花板。他已经万念俱灰，兴味索然。

厨房里不再响了，母亲用围裙擦着手，回到屋里。她搬了一把椅子，凑到安东跟前坐下：

“托尼克！”

“什么事？”安东两眼依旧注视着天花板问道。

顺便说说，他很讨厌妈妈称他托尼克。叫安东多好，外婆就是这样叫他的，或叫安托什卡小土豆，大伙儿，连罗曼舅舅也这样叫他取乐。可妈妈坐在一旁，对他瞅啊，瞅啊，仿佛要对他施用催眠术似的。

“咱们来谈谈吧！”

“又是‘谈谈’！”安东猛地站起来，又坐下了，眼睛这时望着地板。“谈什么？”

他抬起眼睛来看母亲：她那头松软华美的浅色头发整整齐齐往上拢起，别上发针，也只有理发店的模特儿才有这种发型；她身上那件色彩艳丽的绸睡衣外面还系了一块也是那么艳丽，边上饰有鲜明的玫瑰花图案，使人赏心悦目的围裙；她那洁净的、没有一丝儿皱纹的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雪花膏。所有这些，尤其是那层雪花膏和它那令人生厌的晦暗

光泽，勾起他内心一股难以抑制的憎恶感。

这都是为什么呢？

安东知道，等继父一回到家，这身讨厌的睡衣就会被一件俏丽的连衣裙所取代，脸也会洗得干干净净，好象没上过雪花膏似的，然后妈妈的双眉变得比她的头发还黑，嘴唇也涂成了橙红色，双颊现出微微的红晕。为什么呢？难道她不加修饰就不漂亮吗？从打安东记事的时候起，妈妈总是比别人都好，比别人都漂亮，她完全不用涂什么雪花膏，这么一涂反倒使她变得又丑又难看，叫人看了不舒服。而且为什么这些偏要让安东看见，而不是让那位她为之打扮的人看呢？再说，当她往他身旁凑近的时候，她那双蓝色大眼的饱经忧患的痛楚目光和这一切竟是如此的不协调。这目光只会引起他的恼怒。

“喂？”他闷声闷气地问道，“有什么可谈的呀？”

“怎么这样呢！……托尼克！”

“怎么啦？……托尼克，托尼克！”安东发火了，“又要婆婆妈妈个没完！你干吗要缠住我不放？”

母亲向他投去一瞥，两眼顿时射出怒火。

“你怎么能这样？……”尼娜·帕夫洛夫娜站起来，挺直了身子。“你怎么能这样跟母亲说话？狗崽子！”

“我要是狗崽子，那么你……”安东脱口而出，但一看到母亲眼里的怒火倏然化作恐惧和极度的惶惑，便害怕了。

她回转身来，不声不响又进了厨房。

本来安东首先应该随她跑过去，抱住她，请求原谅。但他没这么作。

他坐着，听厨房有什么动静，但里面却是死一般的沉

寂——没有响动，没有碗碟的叮当声。为了打破这种寂静，安东扭开了收音机。

后来他想起了乌龟，这只乌龟是他从动物商店里买来的，他很喜欢跟它玩。小乌龟对他还挺有情意，见到他也不把头缩进去。他跟它聊天，吻它那蛇头似的小脑袋。乌龟个儿小，扁平，老是爬来爬去，从不闲着——一会儿爬到碗橱底下，一会儿爬到沙发后面去，一到这时安东总要把整个家翻腾个遍，直至找到为止。

此刻乌龟又不见了，安东开始找起来。乌龟的失踪使他想入了神，想象往常那样叫声母亲：“妈，我的乌龟在哪里？”但是突然想起刚才吵嘴的事，咬住嘴唇，又开始考虑妈妈的事。他知道，他的无礼得罪了她，但她进屋来的那种冷峻的沉默还是使他大惑不解，——她进来，出去，又进来，在碗橱里翻腾一阵，然后向收音机迈进一步，把它关掉。

安东本想对这种违拗他的意愿，损害他的自主精神的行动提出抗议，但下不了决心。尼娜·帕夫洛夫娜好象在这件事中感到了对儿子哪怕是非常微小的胜利，冷冰冰地说道：

“当然喽，你可以把母亲不当一回事儿，可以欺负她，侮辱她。但我还是要劝你想想，安东。哪怕想想自己呀！首先得想想自己！……你数学学得很不好。总之，你应该对自己下大功夫，要坚决果断。可你呢？……你难道在做这个努力吗？你应当工作，而你……你说，整晚上整晚上你到哪儿闲逛去了？和谁在一起？”

“顺便说一说，我不是闲逛，是散步！”安东抱屈地说，“我晚上该不该散一会儿步？所有的大夫都这么说。”

“可以散步，但不能过分。可你有时候就玩过时间了……”

“我是去外婆那里，这你也知道……这有什么？难道去外婆那里也不行？好吧，你不喜欢她，我可喜欢她，我偏要去。至于我在那里和谁散步，这你也知道——和瓦季克……”

“你干吗要和这个瓦季克搅在一起？”

“我找朋友也要征得你的同意吗？”

“别犯混！”

“这叫什么混？告诉你吧，我兜里已经有公民证了，可你还总是——这个为什么，那个什么的。我该不该有朋友？喂，你说呀？”

“难道你在这儿，在学校里没有别的朋友？”

“没有！在这个学校里我不会有朋友！”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就象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似的？你以为找个朋友容易？在你出国那些年，我是和瓦季克一块儿长大的。外婆也了解他。总而言之，我真不明白我的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老是这一大套道理和疑神疑鬼！……”

“我根本没怀疑你什么，托尼克，”尼娜·帕夫洛夫娜想使谈话气氛缓和下来，“我只是想提醒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安东最终发起火来了，“提醒，提醒……算了吧！”

他抓起大衣、帽子，砰地一声关上门，从家里奔了出去，飞快地跑下楼梯。而在门里，母亲将边上饰有玫瑰花图案的漂亮围裙揉成一团，站在那里听他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他到底出什么事啦？

第 二 章

安东真没料到，他和母亲的谈话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但事情还是这样发生了。是不是就因为他还小呢？瓦季克说得好：应该“反抗家里的暴政”，应该善于“让父母知道自己的厉害”。让父母……瓦季克有父母——有父亲，也有母亲。可他呢？……

他的父亲叫安东。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俄罗斯的名字，而且在安东·库兹明降生的那个农家里，听起来也和伊凡和玛丽娅一样，显得平常而又自然。等安东·库兹明长大成人，读了书，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了个工程师，这个名字就有些不寻常了。但尼娜·帕夫洛夫娜爱屋及乌，给自己的新生儿沿用了这个名字。就这样，在当时遍及俄罗斯土地的阿尔图尔·埃杜阿尔德和拉季依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呱呱啼哭的顽皮孩子——安东·安东诺维奇·舍列斯托夫诞生了。

……爸爸和妈妈——全部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个笑容，第一次淌眼泪，第一次的高兴与痛苦，第一次听讲故事，唱的第一支歌，受的第一次罚——这整个广袤无垠、逐日扩展的天地中心就是爸爸和妈妈。

要说安东把所有这些都记得清清楚楚，并且了解其底蕴，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每当他记起父母俱在的童年，心里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种质朴而完整的东西。后来整个都崩溃了。于是出现了生活中的第一个谜：为什么？他搂住爸

爸，他搂住妈妈，他含着眼泪把他们拉到一起，但对发生的事一点儿也摸不到要领。妈妈骂架的时候，爸爸没骂，他站在妈妈一边。最后爸爸离开家走了，妈妈留下来，他站在妈妈一边。

“我们没有爸爸”。这是生活中的第二个谜。爸爸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没有爸爸。

后来妈妈走了，于是安东住在外婆家。后来妈妈来了。他和妈妈同外婆住在一起。后来他和妈妈从外婆那里搬了出来。生活的完整性、一贯性和稳定性成了泡影。逐渐地安东对此也都习以为常了，很多东西都忘得一干二净，以为世界本来就该如此。但有一件事他始终也忘不了。有次在院子里做游戏，一个小女孩儿突然从他们的圈子里跳出来，迎着走上前来的男人跑去：“爸爸！爸爸！”安东也跑过去，也是又蹦又叫：“爸爸！爸爸！”男人抱起那个小女孩儿，却微笑着对安东说：“难道我是你的爸爸？”

后来，有个小男孩儿问安东：“你的父亲是在前线牺牲了，还是溜掉了？”这个不愉快的字眼象针一样扎在安东心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不过自个儿心里明白：他的父亲是“溜掉”了。

如今又有了个新爸爸，雅科夫·鲍里索维奇……但安东现在不愿去想他。他从家里跑出来时的气忿已经稍有减退，等来到外婆家，就更是荡然无存。而他只要想起继父来就会火冒三丈……

外婆住在莫斯科市内的一条胡同里，那里既有可能还是拿破仑时代的老房子，也有还可以支持若干年的新房子，有一座象颗虫牙戳立在正在兴建的、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之上

的废弃的教堂，有一个工厂和附属属于这个工厂的俱乐部，有一片挤在这里的“小酒馆”，有一所玻璃窗明晃晃的学校，有个带花坛的小花园，还有一条鹅卵石马路。外婆就住在一幢拿破仑时代的老房子里。房子很大，但非常不合乎格局。里面的大房间都被隔成了若干的小斗室，住进了各式各样的人。这幢房子早就决定要拆的，所以也不维修，无人照管，看来，人们只好这样住上一辈子。

安东进屋的时候，外婆正好刚吃过午饭，正在休息。但她马上精神一振，睁开眼睛站起来——外婆又瘦又小，已经到了老耄之年。

“啊——！你好，我的小宝贝儿！你好，我的小外孙子！”她说，“要吃晌午饭吗？”

“不啦，外婆，不想吃。”

“干吗不说实话？干吗不说实话？从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你在撒谎！”

“没有的事！真的！”安东想再一次推辞，但突然笑了笑，露出了马脚。“您呀，外婆，您真会猜！”

“是外婆都会猜！……快洗手去！”

安东在又挤又脏的公共盥洗间里洗了手，就往桌旁一坐。桌上已经摆好面包、一盘汤，和一只他从小就很熟悉的上面有两只亲嘴的小鸽子的盐碟。这只盐碟被摔成了两瓣，但不知是用什么东西牢牢地粘住了。这对鸽子使安东想起了那美好而遥远的岁月，那时候他住在外婆家，就坐在角落上那张沙发里听故事，画兔子，观赏鱼缸里的金鱼。

“早就放学了？”

“没有……我直接就上您这儿来了……”